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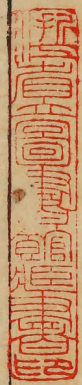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

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

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确然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

門。值賓客麇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

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

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

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揭此則知友之交必
有心相許者不在暗
言晉接之久暫也

老瞞深心

位置在百尺榜上視
曾如蟻如芥然老瞞
六自奇

魏武愛才之篤一時無

兩即其放園公歸先
主之豈易及

此松柏也豈可以凡木
材之

陳羣大敗家聲恨

不起九原歎之

華歆與其友陳羣

其子閻中曾尚論畫

千秋齒

歆與羣真狗鼠不若

以魯方正臨川志太憤

長文之對真是巧控邊
迎以爲小人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
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
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
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

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

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起

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
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字伯濟太

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世統新吾
卷中之上
二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

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

當并誅

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

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陵

自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

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

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吳猶令此破彼

暗中說破消息甚靈知之餘不自鶴矣耳此宜列假諂李何不救其妻臨去痛

評甚感動節
次皆是

去說陽秋皆曲字為
仲達吐氣爾營星不
殞渠不肯動也王元
美刪之殊好

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

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叩

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

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

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

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

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

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

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

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

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

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瘧者仲達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

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

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

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

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幘婦女之飾欲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冒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

可謂至慎然一著蹉
踏遂不得免太初
自致爾
功名之際首冠冠鮮
不眩感寒名先生批呈
以警世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
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
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
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

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
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
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
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
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
曰玄詳之爾不以
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

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語曰玄至廷

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范碑如何得及此人
碑范蔚宗小學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
玄視之日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
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
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
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
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
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
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諺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
弘濟臨斬顏色
不異舉
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世語

日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
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
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
曰騫字

前注可恨後注可敬

司馬昭之罪不容誅
者高公以福忘行之
而無實道未見其
之敗已嬰裂背之牙
蓋大勢已去而老瞞子
孫天不令其善終尔
吾恨不手刃碎汝
賊之魄一割胸中鬱
血出此還恨千秋無盡

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譽諤風
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
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

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
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

也初封剡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
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者徹宿衛

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
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
與卿自出討之不學無術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人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

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
之佃眾奔走入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世統新吾卷中之上
五

曹賊逼漢宜得此
報天道也

存此劫後渠魁已
血刃已

長文當時之理不為昭
沙祝信昭不向長文而
向其子則知玄伯平日

用劔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
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
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
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
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央行此事帝遂拔劔
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劔奮擊眾莫敢
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
暴雷雨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
寔晦冥司空羣之子也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
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于寶晉紀曰高貴鄉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
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之五節致行早為昭所
殺畏

當年無秦碧落必
塌云疑

致欲得其一語以自慰
孰知其落已廢於斧鉞
者耶

有此氣節祖為之悅
父為之愧

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
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
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
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
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
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
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

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世統新吾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
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
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作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
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
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顓奉詔還對上曰太子
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
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
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
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
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顓清雅性
不阿諛校之二說
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
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
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

前百秦後有一親晉
武之魄六豆禡矣

唐嘗異王休徵祥以至孝
稱於世乃仕魏爵至亭侯
高貴鄉公即位尊為三老
既不能死南闕之變而在
晉為太保忠孝之道豈景
區以列乎嗚呼亂世之際
三綱已墮人心幾喪苟有
善行君子亦灑淚而節
之若必鯁然以計其全則
天下無復見有倫常之事
矣

先生此論平允之至若因不
志而并抹其孝則失之刻
矣 嘉客弟梁宿記

故復憶竹馬之好不覲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
覲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
吳亡覲入洛
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
妃覲之姊也帝後因覲在姊間往就見焉覲逃於廁
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
陰之役談者咸曰覲紹覲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
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

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
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
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齊等尚爾况餘

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耻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相容也。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幾，魏太保。父恕，幽州

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勲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預少賤，好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

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正可見杜之量

世舒寔死自不必

正兒杜之量

康嘉誘此去必不自這而還乃竟還矣誘之者誘可知蓋楊濟之類也

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須史和長與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朝方鎮還時亦有裴叔則羊祜舒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

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管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

王隱

即是作傳記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

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

直自媿其矮耳不足言勝

子也雄有器識
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

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
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准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郟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郟退
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

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
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感而已非方正之選

話經不厚狂為人上者可以前車

侍中咨事於大司馬
大司馬官從事中郎
等共論若何時也葛
璜乃請命侍中極意
竹尚可與論時宜耶

英氣可畏

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別設宰會召葛旗

齊王官屬名曰旗字

虛旗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

董艾

等

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艾綏
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

汲令赴軍用艾領
右將軍王敗見誅

共論時宜旗等白問嵇侍中善於

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

襲妙著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

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

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荅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魏志曰毓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

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

雲別見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子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

獵見一顰舉弓而射即中之顰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見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此皆襪者帽非被之証

志問語誠粗信但見遊抗名播海內不知機雲即其字孫亦空言之機便怒若如此良由不曾筆得長柄葫蘆來也

中丞有市井戲語云
命應有兒不在有妻
交事則之活活然哉
也六咄怪哉

庚於此等每不信幽會
如夢樣可言也生子全
憑氣血枯骨出冥那日
有此寒名先生將以為
真耶

六朝人詩印女鬼
開口自別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迹，便獻歎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雷逝。
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亾人而入其
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
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
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
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
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
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元當年以夢千載
讀去尚堪惆悵

不見晉書宗此名
石得余呂涉本在汝
注即以温休為若
左矣

帖字新詮

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
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
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
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歿家親
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未可
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
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温也願休
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
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議者疑
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
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
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自有安頓何至此

子嵩固是妙人

似狎爾非方正也

簡傲

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
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楊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圖我自卿館

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

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風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

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矣

振古絕俗得
靈慧之名

鬼無形者也。即有時嘯而
成聲。此蓋陰氣之凝聚。結而
不散。依草附木。因風而發
也。若人或見亡人之形。
是即已之精神。偶感於陰
氣。憑結而為之。非鬼也。
至若齊襄之見彭生。立而
啼。此是冤氣結聚為厲。尊
明成祖。見有人緋衣立。早
叱問之。曰。臣周新也。已為神
為陛下治奸貪。言已不
見此。又念義枉。屈之氣結
聚也。然亦因齊襄之虧心
疑懼成祖之悔心。往復。遂
憑之而見。理豈真鬼也哉。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

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安

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
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
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
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

采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

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

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封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彪庾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

會別見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

亂倫似謂不類耳

一三語方義軒然

我顧伊伊顧
我是繼綿語

委曲細碎可
觀

顧我顧伊語妙

恢不與湯婚蓋早知
石之鄙矣具此明識
可以相婿

諸葛女志自皎惜
無以安父初志

周侯是正無需此
方正

恢兒娶鄧攸女

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

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

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

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

及恢亡遂婚

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

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人厭取譏當世

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顛次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

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

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

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

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日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

少在陵忽大有以此為方正奇矯取名取害心術

語雖悍人不倒心風
送之泣別必言不得已
女觀周侯臨別屬注
屬自愛可知何嘗為
其兄而反不知也豈
慨抱而為此態耶

其人於倫矣
如此尚足論
名品邪

嘗責伯仁語此果
則可知責證之矣矣
極入方正

何充言侃王庶幾
少抄奸人之心以功
名為念之同於鄙夫
聲節美

好

言伯仁以棟
雖受梁自居而絕
人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

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忤意出為
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勸柱語柱自
雄語又佳

勸柱語柱慧性機警

伯仁真妙人故能領
之速也

注是

王大將軍又是條
黃之案校本旁列
乾記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兒子
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

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
王敦所殺此說非也

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剛懷王平子何在

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仗勇士路戎等搯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大真至今生氣滯膏
日賓客皆死人

一語挫奸謀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

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

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
事橋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顛長史
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顛避難顛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
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峻字崇舉孝廉行德
人崇宗之後乃海反非行
不可徵也舉士溫耳

宗禎甲戌朱仙鎮岳
廟鼓自鳴後流寇屠
殺鄉民過半空城之
說不誣

彦甫豈真謂畏董狐簡
耶滅知義當如是耳蓋此
者欲人有恐懼也

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
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

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
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
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石頭望廷尉不能
廷尉望石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

江至於蔣山
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

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

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

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會稽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眾坐戲語

情善甚真宜
在朝廷之上

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

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

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子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

人解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

甲罷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

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

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被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

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

孔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小人語豈識
國家大體見
壽方正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曾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

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

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為鳩眾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曰願字仲

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

名曰願領軍司馬願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

讚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

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

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

梅陶非願也

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真邾明日

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

亦不畱。

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

史薨贈

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

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

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卽位，年二十二。

康帝登

阼，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荅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丞相雅量此
年少不讓小
伎自多宜戒

**此難解當質
坐隱客**

不以物道許其大約
如令三讓而後下
敵道哉子程令之若
着也向讓而子今忽
焉着沙以忍不得
爾乾記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

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度冰
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
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
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
學知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遷尚

書左僕射
護軍將軍

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

范汪碁品曰彪與王恬
等碁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

庾冰

相問訊甚至為

此却非周嵩

比

惜不見話言

以下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

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

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興

如怒如笑
如馨即如此

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

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劉尹

真長

如馨寧馨爾聲皆晉語，義應不遠。

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高逸沙門傳曰

此語可第深
公自道不可

齊取其真耳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
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

坦之已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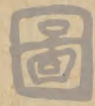
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奉汝為尚書郎

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

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當固執其真正
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

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茲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

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任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

簡文

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

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真癡

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叅軍

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

下嘉字甚好程言出
王嘉

名言當佩
字忍飢不能與
人作緣所守可知

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
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訊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荅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

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
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光祿自是有心人

更無倫理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

阮裕已見

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

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

劉尹時為會稽。

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

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薄温之詞

估者過當不在此

正是這人難犯

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

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

劉惔所知累遷豫

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荅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荅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

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

太守緩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道擾於城

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

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世統新吾卷中之上二十三

林下佳事

是語太甚何有與
王莽校

世說新語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

韓伯已見

見諸謝皆富貴轟隱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

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

王坦之王述並已見

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晉有四王愷

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

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

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

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

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

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取以為主簿

不肯詣其品也謝益信其佳故一見而即取之後世少此風矣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

阮思曠也

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昨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

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天子版校路馬何亦可擲還耶題後上殿與韋事之名同此正何好

謂薄待大臣也然殿牌比之感芻擲去似為不可

一時之言不足多憑魏祚短非闕此

王容多可

王容懷政洵佳畢
亮星晉風不且多

寶謝安與王語久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
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
子弟云宐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
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
知魏德之不長安知
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

盧奴江數小字也
晉安帝紀曰數字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
素知名當世數歷位內外簡退箸稱歷黃門侍郎驃

騎咨
議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宋書曰
數即湘

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善對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

爽為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

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張

此不可用

捷急語可非乃正

小子不小子字不登此按渠所云便是小子

因正坐歛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畱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

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即甯妹也。生忱。

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

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

風化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

江表傳曰：

此是痛極要列之腔
量那得後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外啓信至而無兒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

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列之矚量在此三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於是豁情散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邈淫

之邈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

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
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
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
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何以琴來不邪兄曰

銘

詩贊刑于易訓家
閑妻敗元喪癡矣
呂安累彼聲氣廣
陵絕絃我銘此事能
內段監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兄送弟控東市就刑

世先折吾

卷中之上

二十七

而以琴來豈果知儒
預測其必索彈耶此
最甚奇事

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
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
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
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
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
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
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

亦非輕量

唐書時項氏端本廳
上有困虎往於之邑里晴
燥、糴人忽吼屋宇都震
余亦嘗恐也似未為奇

便無可恐

子此苦李取之信然必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木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抄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相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

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

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

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其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

與人校

主人在司馬乃救
曳塞墜地然乎不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
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荅曰直是闇當故耳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

陽王虓所矚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
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

換借換也

今尚有此人

韻藻注兩妾謂兩倍如許多也

之操請思為中外所歸

太傅於眾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

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妾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心慮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荅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善人少有通才從兄頽器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

裴頠
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

初立琅邪
諸王所居

何所稍嚴

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此得夫何難判

勝負本不待
此寫得祖士
少漸作殺人

阮原自孫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

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

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史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閒曠。於是勝

負始分。

孚別傳曰。孚風韻踈誕。少有門風。

浙量與兩同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茂弘語謬

哈臺二字形容軒
考極精

印法高道明增
也可惜

聚略無不同

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豔字子良承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

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顧和字君孝少

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

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

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歲和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遇害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旉名哀時直爲參軍不

掌記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人

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儵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

吳人以中州人爲儵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儵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太學以下座爲子牛屋何不上舍

今不敢移公便湯半
屋令減佳

選法之奇

妾何不侍子房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

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

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

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

別曼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顏縱

宏任飲酒誕節與陳雷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陽尹為蘇

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

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

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積三日火庫四日火軍五日火

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仲智傲狠故無別淚

便做丞相也詩

當時直復難
處苟以悅安
之矯情見謂
稍量孰知其
窘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

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箸自袷，憑兩人來詣丞相。

和

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

晉陽

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三師敗績，亮於陳構二弟奔溫嶠。

亂兵相剝

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眾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

劉氏譜曰劉綏妻陳

雷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庾氏

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

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馬墮地意色自若

圖

宣武

桓溫

與簡文太宰

武陵王晞

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續晉陽秋曰帝性溫

深雅有局缺與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揚駭異蹄

石曼卿何以異此
曼卿墮馬係僕夫矣
御非若翼之盤馬
能控婦母意色自若
雖因情因不自也

顏之厚耳非
雅量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

劭蒼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贖大

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蒼字

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秦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正值收庾希家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

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

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

蒼不自安

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

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

續晉

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
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明晨起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何部執手版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

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

古人常雷此等與後人笑今人則不然

爾時使謝安如坦之於
廷事不知作何究竟
矣大度之於金蓋微
也哉

桓自可人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晉安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尊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數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

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桓以毒害之心後衛以
待尚入謝至偏偏視之
若無恙者徐以沃瘠控
之甚何等氣量足以
鎮反側矣王坦之何可
與論優劣

與前泛海令
得自在

於常舉日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有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郝超日盱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

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送一僧何至
爭近至此子
叔小人語更
深穆

是道人語

今襄陽多其道跡

世緣都空

謝在焉。因合禡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駿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

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也。是。作。之。夫。人。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

日戴達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我輩人也

甚善我輩所不及

知其量上著悠然字不獨描寫而已傾側亦是與上本輕字照應

只如此本分
本分

缺之氣度誠屬高言擲
版之事可見卷之甚難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

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

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

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

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

世統新語 卷中之上 三十七

陽秋曰獻之雖不修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寃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

謂及我在位時政之自任吞虜

其此處周易遊魂甚恠如歇後語何劉王李宏公不一指點借人解願臣長者投吾札幸無以神道結局被此一時又皆易語思之亦不寐冥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蒼小字也僧

小奴木利無半語評區

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

語獨無取獨轉碍可用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釣碣尤不可解觀注或禡字之禡

請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敬美云此不可解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感動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宥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

日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木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

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中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

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楮屬星云。長星勸爾

一。梧。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注精核人不可無學臨川社下孝太易未入推
殷本紀亦載此事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晉
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

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晉博學

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

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晉晉曰此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避賦諸文

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

殷甚以為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
小字也

甚得體慢戲
復何足贊

大約士君子不應
先為人所心

寫得直截可

憎又自如見

人情有此傳

聞之穢小說

不厭

王羊俱是當時名

士習氣然王能轉換

羊則負氣無前王

怪寫一籌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王睹已見齊王
熙小字也中興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

鄴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眇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其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英雄虎爭撥而

晉公祖為魏武百思知已
建安七年魏武破袁紹

至後儀遣使以太牢自為

文祭之與悲往事感慨

歎歎或一言之知也獨怪

公祖後遺子女魏武何

不為之擇始者孫策攻

拔渡城與周瑜分納之

以子孫相累之語歎武

不大負手

正因二番命中應得

佳婿如使老瞞一時忘

却相累之語乾記

此語未打喻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臧艾賊子當拈出
與妾共殺之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

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

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

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

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

疆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擬之落後耿介令人息

之不盡何以後來竟

不問其此等令人則

庚世尚事

玄按易魁者難附蓋

當時稱為云慎而傳

直以利口覆國目之好

何必罹於禍世之驚

何如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豐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颺颺不納也颺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颺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造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歛起。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瞻。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識勝

兵不當廢何
在孫吳

德交致辭

濤名知人深鑒高
在眸子下

羊公精後即此事
任想不盡宜郭太
業見之三款而解
野王印後也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

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竒之既退看

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

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

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

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

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

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

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

浙

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食人則為人所食
天道物理第世一
日何必王敦

黎淳漢書華宮
山中齋尚自生柳
石笋落為快頭石
靈異至此名以文武
預兆之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榮陽人太常尼從子也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

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洎初為太傅長

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木發今樹之

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

舍人與洎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

傳曰楚令尹子士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

山東與平原莊平人師歡家傭耳恒聞鼓角鞞鐸之

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口長類鐵騎

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

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

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

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

正號死說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明皇帝

世說云大夫夫當
嘉之後終不肯效

曹孟德司馬仲達
欺人孤兒寡婦孤

婿以取天下其器
豈得以胡維之以

此視之於後天誠
熾矣

熾矣

玠五歲即為祖

族將大豈僅然哉

族將大豈僅然哉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

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

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

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

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

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

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

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亦輒

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禮考先拉張季鷹其言相從去位不愧三吳名士至今遺廟尚存令人過之裴回不忍去

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人當時迺有此究

一時曠達識之言
遂為千古佳話
季鷹校夏房太初
遠矣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興書曰

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雷蔡道明俱有名譽

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荀葛清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

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諸晉

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

為掾後行陳雷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

晉曰官名曰朗

楊朗之為人遂疑人之節義不係於器識耶抑隨時而愛耶言不得而知矣

嵩言可謂的也已漆未白令人泣怪

以不才全其天年

語甚可悲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器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

也三周
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

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江州當人疆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

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

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荅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

英賢獨見為鑿，後來龜不自靈，可傷可戚，江州未必不以滅親自說，不知舒後如何。

衰厄一本作衰危。

應之曰汝為舍百信惜
舍不能用父子並葬魚
腹哀哉命也夫至若舒
與彬並為覽之孫而舒
忍心乃爾何歎

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懼命彬曰拜
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荆州守文豈能作

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
王舒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
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
彬聞應當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彬聞應當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舍之投舒舒
遣軍逆之舍

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議
沈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

座上有此美事安
得不快

何為作温參軍

桓渙桓微

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鄖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
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
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
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温參軍。九月九日。温遊
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温
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
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還卽荅。四坐嗟
歎。嘉喜酣暘。愈多不亂。温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
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書畫彙考載顧凱之
張僧繇於江寧瓦官寺
俱有西壁不聞有畫道
豈剝落不傳歟

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确然之志。中典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真長兩眼望令人畏
於倒他不濟事

翼弟二子中典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佩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

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

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

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

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晉人咸以添鑒自要負要以羊辟子劉真長為第一

劉尹不寧清言過人卓漢軼羣其膽法徑濟皆在空霄間

劉尹朗鑿沈神
洞細中得寒石四
十年後只教述輩
細心二字宋儒謂顏
子未達一尚猶是粗
渾身汗下白首佩結

此語別見幾
微者也與劉
真長說殷浩
同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

宕渠賈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

都勢祖驥特弟也驥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

晉安西將軍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

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而縛語

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符言已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四十七

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
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
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
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
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
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
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不
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
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
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

千里連營安得不
敗會亦聖折蟻當病
二在此

此與劉尹測溫同

嘗見舍署主色雜亂用則
急求訖即之再則另取此等
人使之出仕如何能辦一事

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其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
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

冷眼怕人梁廣記

康伯言未確豈無
好名與尸者寒石代玄
會曰將無左次輩豈屬
避世潛就於康伯如
何下轉語

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興書曰于時氏賊
疆盛朝議求文武良

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
事中書郎郝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

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

續晉陽秋曰玄識局
真正有經國之才略

玄聞

之甚忿赤必卑驕不如此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
河南人太傅懷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

世統新語

卷中之上

四十八

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官

趙識誠佳何為與桓溫逆謀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

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

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詣王忱並已見恭暫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如此人只不解他
官桓温何如便不
作吏部尚書如何

苦心作事自有一種
風流天韻律震威勢
螢火潭之古本都香

有願公不樂楚兩家
均負當世名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為王緒所
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
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

成卿門戶。宐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

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

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
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
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

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

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

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

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

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

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
桓玄所敗

世說載此等處閱
係非淺讀者不謂
其專清言有韻旨

賞譽第八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

閭請于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頽川李府君頽頽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颺颺如行松栢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榦國之器正色

忠。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蹇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

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

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榦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為不如虔虔

恒撫髀稱劭印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

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恪豈可以吾輿服見

杜君之郡丞初筮別

駕過我控柳步便佳

園預頓旗幟鼓吹于

言武祠在(里外)佳步

消搖雅流高致

許子政撫髀稱弟自謂

不如芝兄弟爭名者

獨何也

紹高卓遠俗

解綬事今日遂不可
得古今貪人面皮厚薄
不同

根矩不愧龍尾

如根矩要浮不為北海
傾倒

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
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

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
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
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黃州刺史遼東太
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
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
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

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落日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
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所能羅也

魏王辟祭酒累遷
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

裴頠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

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

鍾會異之

二人使在今日為吏部尚書之名無滯才

令公評太初愈令
我轉思傳報之言

少得此人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

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

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曰。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麇。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

玄會報濤並已見上

妙絕

三嗟溪供滯遠何必

縑衣

三款沙羅多極過一

野王令

真長不甘輕信其巧

逐名者餉王不付行踪

郭野王汗下幾斗

四番批不出陳夢槐外

此公遂不下半官崇隆家

多都氣豈忘有因緣乎都

自不可解也金存四批少

排去者欲使後來見我少

壯志病有異而此言不敗

尔

恭業之傾倒叔子至矣寒石

先生之傾倒恭業亦至矣

裴令公王戎兩人之目巨源

語雖不同實兩相發明

世說新語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

才望歷雍州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

刺史尚書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余安得郭野王與之飲酒這番漢與三飲注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

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

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

妙經舉詞

阮咸為山公目為清真寡欲萬物不務郭公負朗鑒為之心欲款服幾大賢矣乃居母喪而重服以追婢累騎而還何也然爾時曰人種不可失後生遙集豈真認清婢能生佳兒耶

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 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 廼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

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將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

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躍出處缺常選濤薦

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

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

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

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儔莫識其

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

清倫亦不成
語

此晉之前輩具云
賞者又有著作未
若何寐寤冥冥傳也
只是其人不好學如
事有此等信矣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杜篤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雷尉氏人父謙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雷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阮子十八篇異時搜之阮大冲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

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浙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

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

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與郭太業送羊公皆當浮白歌舞漢

之豈可解之寥不痛不癢，眼瞥過一

子翻過

讀寒石批知其益

遇之情深遠矣

得一知已死無所

恨學人千古同情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凡四注皆寫得傾倒
留連不歇

惟父祖異焉使人動
心下涕兄弟宗族不
知而骨肉天性如此
中如契濬真有終身
更不必受一人知己

寒石此語所感更深矣雖
然先生亦知濬之見知于
濬年才二十餘也皆有傳
行尚父字何遜即後亦
覺更快耳既亭蘇門三賢
詩先生儼然在也先生靈
可以慰矣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
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
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
不日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
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鄧粲晉紀曰王

濬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
為癡唯父祖異焉祖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濬見牀
頭有周易謂濬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濬笑曰
體中佳賤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
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
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濬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
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殺食
十數日與濬試之濬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

詩云生爾也

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

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路其偽識。

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

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

以荅。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

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字

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

城人，幼孤，為外氏寧家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

一覽而盡豈得為佳
去今人惟恐不覽而
盡防以無士也

郭太業防以三字筆法
子也觀先生評可知矣
生矣梁廣記

陸防云不鳴不躍
不知指何人令我
問教

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人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是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瞻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宛陵嚴仲彌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

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

便應全載十六人何
事安趨世說邊邊
半

蔡洪品藻
文存雋朗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
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
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
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
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
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
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
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
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
俊才容貌環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
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
俊命為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
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凡此諸
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
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

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

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

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

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

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

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

宏漢非王氏甥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

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宏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害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隸校尉順字曼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

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觀青天

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觀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

晉陽秋曰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

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

至五口等庚亡友賀考應光烈每以徑義禍之輒一二語而理解豁然令人通體俱快斯人已亡吾誰與言

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日郭子玄

令人停項擬掌
怨然想見

何如盜向書注莊

何必減庾子嵩

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欷謂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曰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荅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朗

涵澹無際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

汧人太傅疑而禦之與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與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

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八王故事曰劉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瞻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與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四字不可測
百年亭此四字
自尉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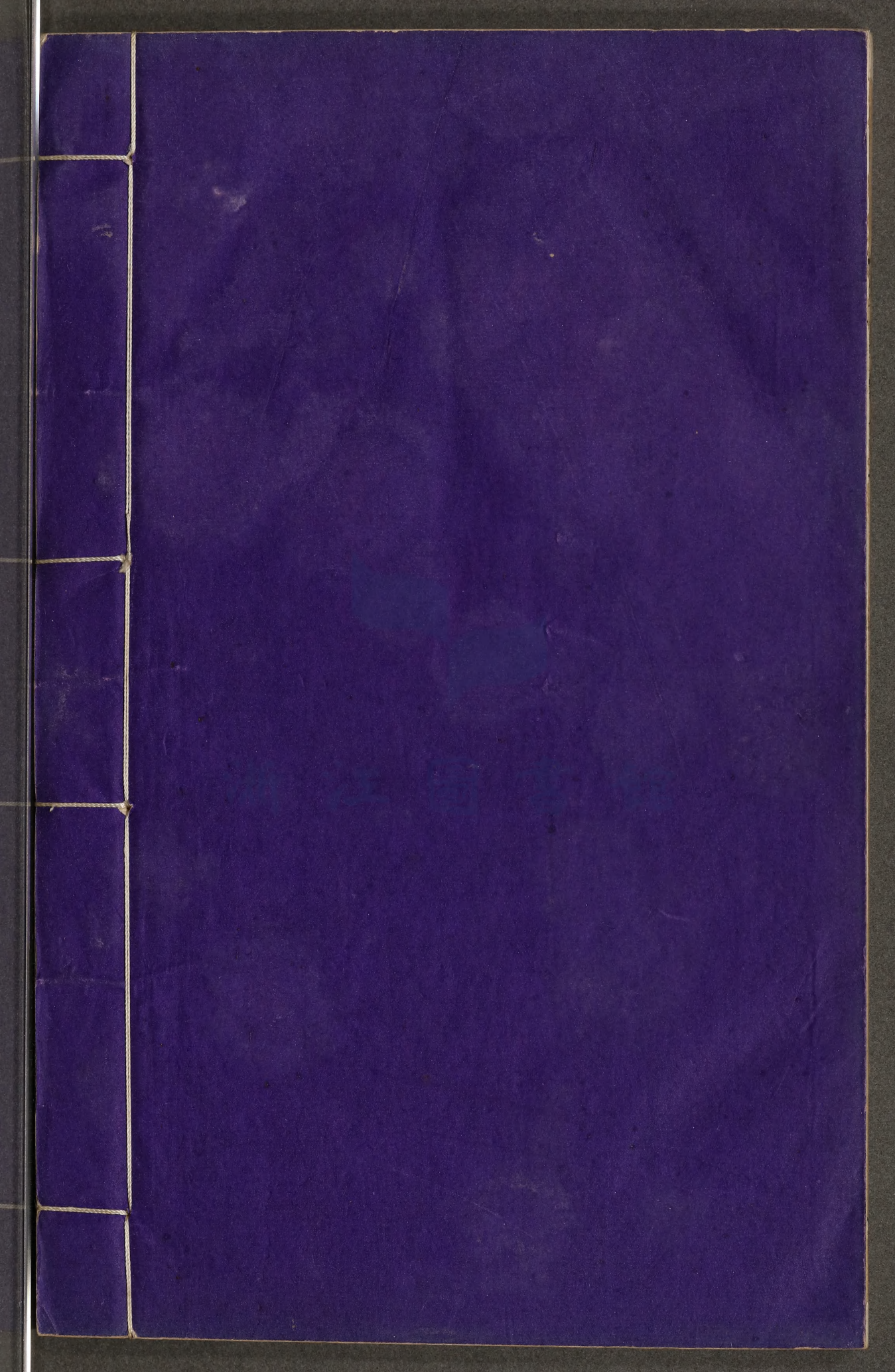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3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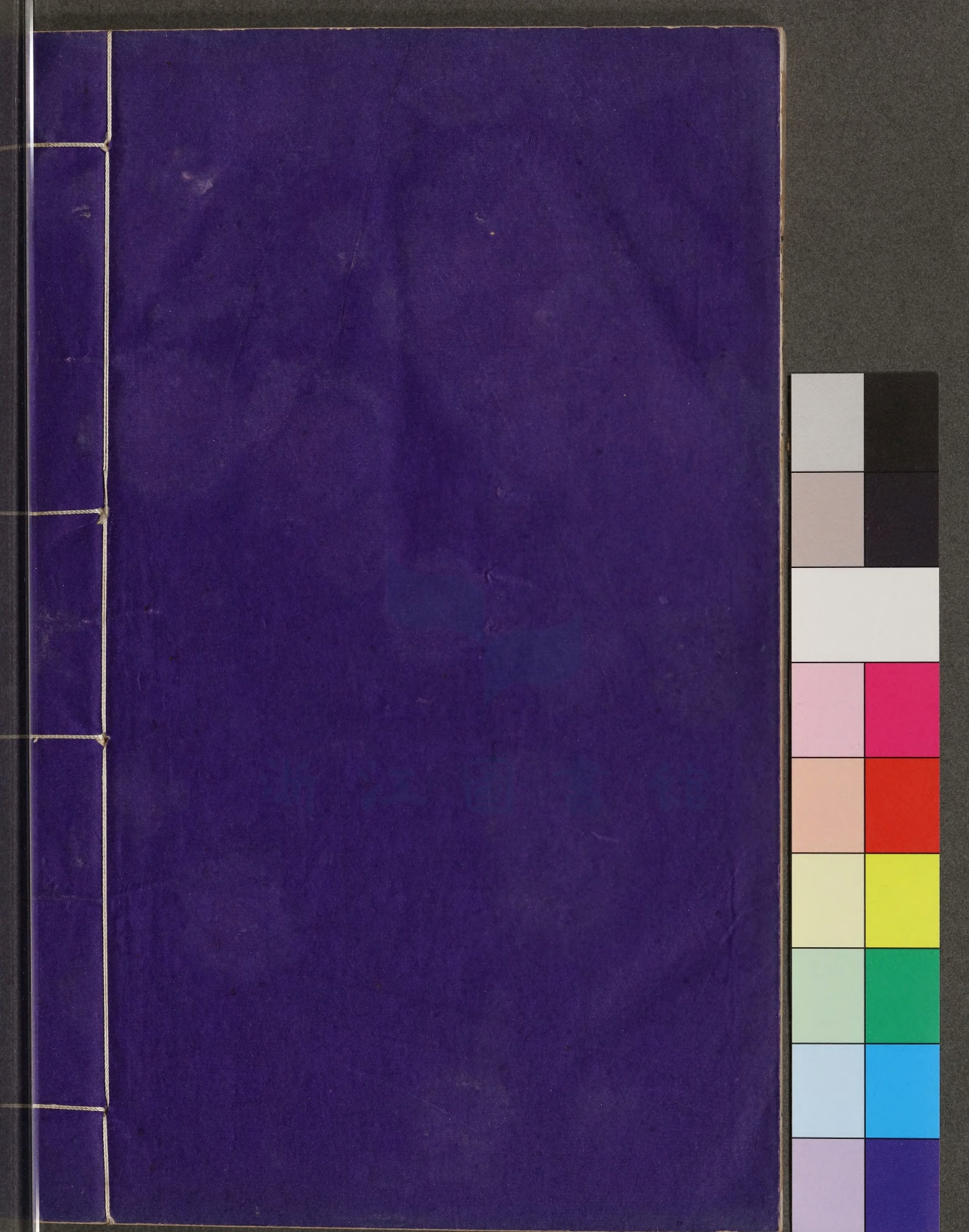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